俠義傳

俠義傳卷七

三十一回　展熊飛比劍定良姻　鑽天鼠奪魚甘請罪

且說丁二爺到了院中只見丫鬟抱着花瓶換了插花兒了二爺進來丫鬟揚聲道二官人進來了屋內月華小姐答言請二哥哥屋內坐丁二爺掀起繡簾來至屋內見小姐正在炕上弄針黹呢二爺問道妹子做甚麼活計小姐說鎖鏡邊上頭口兒呢二哥前廳有客你怎麼進了裡面來了呢丁二爺佯問道妹子如何知道前廳有客呢月華道方纔取劍說有客要領教故此方知丁二爺道再休提劍只因這人乃常州府武進縣遇杰村姓展名昭表字熊飛人皆稱他為南俠如今現作皇家四品帶刀的護衛哥

哥久已知道此人但未會面今日見了果然好人品好相貌好本事好武藝未免才高必狂藝高必傲竟將咱們家的湛盧劍貶的不成樣子哥哥說此劍是另有個主見的他問是誰哥哥就告訴他是妹子的他便鼻孔裡一笑道一個閨中弱秀焉有本領月華聽至此把臉一紅眉頭一皺便將活計放下了丁二爺暗說有因待我再激他一激又說道我就說我們將門中豈無虎女他就說雖是這麼說恐未必有真本領妹子你真有膽量何不與他較量較量呢倘若膽怯也只好由他說去罷現在老太太也在廳上故此我來對妹妹說說小姐聽畢怒容滿面道既如此二哥先請小妹隨後就到二爺得了這個口氣便急忙來

到前廳在丁母耳邊悄悄說道妹子要與展哥比武話剛然說完只見丫鬟報道小姐到丁母便呼過來與展爺見禮展爺心中納悶道功勳世冑如此家風只得立起身來一揖小姐還了萬福展爺見小姐莊靜秀美却是一臉的怒氣又見丁二爺轉身過來悄悄的道大哥都是你褒貶人家劍如今小妹出來不依來了展爺道豈有此理二爺道甚麽理不理的我們將門虎女焉有怕見人的理呢展爺聽了便覺不悅丁二爺却又到小姐身後悄悄道展大哥要與妹子較量呢小姐點頭首肯二爺又轉到展爺身後道小妹要領教大哥的武藝呢展爺此時更不耐煩了便道既如此劣兄奉陪就是了誰知此時小姐已脫去外

面衣服穿着繡花大紅小襖繫定素羅百摺單裙頭戴玉色綾帕更顯得嫵媚娉婷丁二爺已然回稟丁母說不過是虛耍假試請母親在廊下觀看先擲出一張圈椅丁母坐下月華小姐懷抱寶劍搶在東邊上首站定展爺此時也無可奈何只得勉强掖袍挽袖二爺捧過寶劍展爺接過只得在西邊下首站了說了一聲請便各拉開架式兆蘭兆蕙在丁母背後站立纔對了不多幾個回合丁母便道算了罷劍對劍俱是鋒鋩不是頑的二爺道母親放心且再看看不妨事的只見他二人比併多時不分勝負展爺先前不過搪塞虛架後見小姐頗有門路不由暗暗誇獎反到高起興來凡有不到之處俱各點到點到却又抽

回來來往往忽見展爺用了個垂華勢斜刺裡將劍遞進卽便抽回就隨着劍尖滴溜溜落下一物又見小姐用了個風吹敗葉勢展爺忙把頭一低將劍躲過繞要轉身不想小姐一翻玉腕又使了個推窻撣月勢將展爺的頭巾削落南俠一伏身跳出圈外聲言道我輸了我輸了丁二爺過來拾起頭巾撣去塵土丁大爺過來撿起先落的物一看卻是小姐耳上之環便上前對展爺道是小妹輸了休要見怪二爺將頭巾交過展爺挽髮整巾連聲讚道令妹眞好劍法也丁母差丫鬟卽請展爺進廳小姐自往後邊去了丁母對展爺道此女乃老身姪女自叔叔嬸嬸亡後老身視如親生女兒一般久已聞賢姪名望就欲聯姻

未得其便不意賢姪今日降臨寒舍實乃緣緣輳足美滿
良緣又知賢姪此處並無親眷又請誰來相看必要推諉
故此將小女激誘出來比劍彼此一會令賢姪放心非是
我世胄人家毫無規範也丁大爺亦過來道非是小弟在
傍不肯攔阻皆因弟等與家母已有定算故此多有褻瀆
丁二爺亦陪罪道全是小弟之過惟恐吾兄推諉故用此
詭計誆哄仁兄望乞恕罪展爺到此時方纔明白也是姻
緣更不推辭慨然允許便拜了丁母又與兆蘭兆蕙彼此
拜了就將巨闕湛盧二劍彼此換了作為定禮二爺手托
耳環提了寶劍一直來到小姐臥室小姐正自納悶我的
耳環何時削去竟不知道也就險的狠呢忽見二爺笑嘻

嘻的手托耳環道妹子耳環在這裡擲在一邊又笑道湛盧劍也被人家留下了小姐纔待發話二爺連忙說道這都是太太的主意妹子休要問我少時問太太便知大約妹子是大喜了說完放下劍笑嘻嘻的就跑了小姐心下明白也就不言語了丁二爺來至前廳此時丁母已然回後去了他三人從新入坐彼此說明仍論舊交不論新親大爺二爺仍呼展爺為兄脫了俗套更覺親熱飲酒吃飯對坐閒談不覺展爺在茉花村住了三日就要告別丁氏昆仲那裡肯放展爺再三要行丁二爺說既如此明日弟等在望海臺設一席你我弟兄賞玩江景暢敘一日後日大哥再去如何展爺應允到了次日早飯後三人出了莊

門往西走了有一里之遙灣灣曲曲繞到土嶺之上乃是極高的所在便是丁家莊的後背上面蓋了高臺五間甚是寬濶遙望江面一帶水勢茫茫猶如雪練一般再看船隻往來絡繹不絕郎舅三人觀望江景實實暢懷不多時擺上酒餚慢慢消飲正在快樂之際只見來一漁人在丁大爺傍邊悄語數言大爺吩咐告訴頭目辦去罷丁二爺也不理會展爺更難細問仍然飲酒遲不多時又見來一漁人甚是慌張向大爺說了幾句此次二爺却留神聽了一半就道這還了得若要如此以後還有個規矩麼劃那漁人道你把他叫來我瞧瞧展爺見此光景似乎有事方問道二位賢弟爲着何事丁二爺道我這松江的漁船原

分兩處以蘆花蕩爲界蕩南有一個陷空島島內有一個盧家莊當初有盧太公在日樂善好施家中巨富待至生了盧方此人和睦鄉黨人人欽敬因他有爬桿之能大家送了他個綽號叫做鑽天鼠他却結了四個朋友共成五義大爺就是盧方二爺乃黄州人名叫韓彰是個行伍出身會做地溝地雷因此他的綽號兒叫做徹地鼠三爺乃山西人名叫徐慶是個鐵匠出身能探山中十八孔因此綽號叫穿山鼠至於四爺身材瘦小形如病夫爲人機巧伶便智謀甚好是個大客商出身乃金陵人姓蔣名平字澤長能在水中居住開目視物綽號人稱翻江鼠惟有五爺少年華美氣宇不凡爲人陰險狠毒却好行俠作義就

是太行事壽短是個武生員金華人氏姓白名玉堂因他形容秀美文武雙全人呼他綽號爲錦毛鼠展爺聽說白玉堂便道此人我却認得愚兄正要訪他丁二爺問道大哥如何認的他呢展爺便將苗家集之事述說一回正說時只見來了一夥漁戸其中有一人怒目横眉伸出掌來說道二位員外看見了他們過來搶魚咱們攔阻他就拒捕來了搶了魚不算還把我削去四指光光的剩了一個大拇指頭這纔是好朋友呢丁大爺連忙攔道不要多言你等急㨂船來待我等親身前往衆人一聽員外要去嗯的一聲俱各飛跑去了展爺道劣兄無事何不一同前往丁二爺道如此甚好三人下了高臺一同來至莊前只

見從人伴當伺候多人各執器械丁家兄弟展爺俱各佩了寶劍來至停泊之處只見大船兩隻是預備二位員外的大爺獨上了一隻大船二爺同展爺上了一隻大船其餘小船紛紛亂亂不計其數竟奔蘆花蕩而來纔至蕩邊見一隊船皆是蕩南的字號便知是搶魚的賊人丁大爺催船前進二爺緊緊相隨來至切近見那邊船上立着一人凶惡非常手托七股魚叉在那裡盡候廝殺大爺的大船先到便說這人好不曉事我們素有舊規以蘆花蕩為交界你如何擅敢過蕩搶了我們的魚還傷了我們的漁戶是何道理那邊船上那人道甚麼交界不交界咱全不管只因我們那邊魚少你們這邊魚多今日暫且借用你

若不服咱就比試比試丁大爺聽了這話有些不說理便問道你叫甚麼名字那人道咱叫分水獸鄧彪你問咱怎的丁大爺道你家員外那個在此鄧彪道我家員外俱不在此此一隊船隻就是咱管領的你敢與咱合氣麽說着話就要托七股叉刺來丁大爺纔待拔劍只見鄧彪翻身落水這邊漁戶立刻下水將鄧彪擒住托出水面交到丁二爺船上二爺卻跳在大爺船上前來幫助你道鄧彪爲何落水原來丁大爺問答之際二爺船已趕到見他出言不遜卻用彈丸將他打落水中你道甚麽彈丸這是二爺自幼練就的用竹板一塊長夠一尺八寸寬有二寸五分厚五分上面有個槽兒用黃蠟攙鐵渣子團成核桃大小

臨用時安上在數步中打出百發百中又不是彈弓又不是弩弓自己纂名兒叫做竹彈丸這原是二爺小時頑耍的小頑藝兒今日拿着若大的一個分水獸竟會叫英雄的一個小小鐵丸打下水去例可見本事不是吹的這纔是真本領呢且言鄧彪雖然落水他原是會水之人雖被擒不肯服氣連聲喊道好吓好吓你敢用暗器傷人萬不與你們干休展爺聽至此句說用暗器傷人方纔留神細看見他眉攢裡腫起一個大紫包來便喝道你既被擒還喊甚麽我且問你你家五員外他可姓白麽鄧彪答道姓白怎麽樣他如今已下山了展爺問道往那裡去了鄧彪道數日之前上東京找甚麽御猫去了展爺聞聽不由的

心下着忙只聽得那邊一人嚷道丁家賢弟呀看我盧方
之面恕我失察之罪我情願認罰呀衆人抬頭只見一隻
小船飛也似趕來嚷的聲音漸近了展爺留神細看來人
見他一張紫面皮一部好鬍鬚面皮光而生亮鬍鬚潤而
且長身量魁梧氣宇軒昂丁氏兄弟亦執手道盧兄請了
盧方道鄧彪乃新收頭目不遵約束實是劣兄之過違了
成約任憑二位賢弟吩咐丁大爺道他既不知也難譴責
此次乃無心之過也回頭分咐將鄧彪放了這邊漁戶便
道他們還搶了咱們好些魚罶呢丁二爺連忙喝住休要
多言盧方聽見急急吩咐快將那邊魚罶連咱們魚罶俱
給送過去這邊送人那邊送罶盧方立刻將鄧彪革去頭

目即差人送往府裡究治丁大爺吩咐是咱們魚留收下是那邊的俱各退回兩下裡又說了多少謙讓的言語無非論交情講過節彼此方執手各自歸莊去了未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三十二回　夜救老僕顏生赴考　晚逢寒士金客揚言

且說丁氏兄弟同定展爺來至莊中賞了倒去四指的漁戶拾兩銀子叫他調養傷痕展爺便題起鄧彪說白玉堂不在山中已往東京找尋劣兄去了刻下還望二位仁弟備隻快船我須急急回家趕赴東京方好丁家兄弟聽了展爺之言再也難以阻留只得應允便於次日備了餞行之酒殷勤送別反覺得戀戀不捨展爺又進內叩別了丁

母丁氏兄弟送至停泊之處瞧着展爺上船還要遠送展爺攔之再三只得罷了送至大路方纔分手作別展爺真是歸心似箭這一日天有二鼓已到了武進縣以爲連夜可以到家剛走到一帶榆樹林中忽聽有人喊道救人吓了不得了有了打槓子的了展爺順着聲音迎將上去劫是個老者背着包袱喘的連嚷也嚷不出來又聽後面有人追着趕喊得洪亮道了不得有人搶了我的包袱去了展爺心下明白便道老者你且隱藏待我攔阻老者纔往樹後一隱展爺便蹲下身去後面趕的只顧往前展爺將腿一伸那人來的勢猛噗哧的一聲闊了個嘴吃屎展爺趕上前按住解下他的腰間搭包異鴉兒沸水的將他捆

了見他還有一根木棍就從腰間插入斜擔的支起來將老者與出問道你姓甚名誰家住那裡慢慢講來老者從樹後出來先叩謝了此時喘已定了道小人姓顏名叫顏福在榆林村居住只因我家相公要上京投親差老奴到盟友金必正處借了衣服銀兩多承金相公一番好意留下小人吃飯臨走又交付老奴三十兩銀子是贈我家相公作路費的不想年老力衰又加目力遲鈍因此來路晚了剛走到榆樹林之內便遇見這人一聲斷喝要甚麼買路錢小人一聽那裡還有魂咧一路好跑喘的氣也換不上來了幸虧大老爺相救不然我這老命必喪於他手展爺聽了便道榆林村乃我必由之路我就送你到家如何

顏福復又叩謝展爺對那人道你這厮黑夜劫人你還要人家搶了你的包袱去了幸遇某家這也是你昭彰報應我也不加害於你你就在此歇歇罷再等個人來救你便了說罷叫老者背了包袱出了林子竟奔榆林村到了顏家門首老者道此處便是請老爺裡面待茶一壁說話用手叩門只聽裡面道外面可是顏福回來了麽展爺聽的明白便道我不吃茶了還要趕路呢說畢邁開大步竟奔遇杰村而來單說顏福聽得是小主人的聲音便道老奴回來了門開處顏福提包進來仍然將門關好你道這小主人是誰乃是姓顏名查散年方二十二歲寡母鄭氏連老奴顏福主僕三口度日因顏老爺在日爲人正直作了

一任縣尹兩袖清風一貧如洗淸如秋水嚴似寒霜可惜一病身亡家業零落顏生素有大志總要克紹書香學得滿腹經綸屢欲赴京考試無奈家道寒難不能如願因明年就是考試的年頭還是鄭氏安人想出個計較來便對顏生道你姑母家道豐富何不投托在彼一來可以用功二來可以就親豈不兩全其美呢顏生道母親想的雖是但姑母處已有多年不通信息父親在日還時常寄信問候自父親亡後遣人報信並未見遣一人前來弔唁至今音傳信杳雖是老親又是姑舅結下新親奈目下孩兒功名未成如今時勢恐到那裡也是枉然再者孩兒這一進京母親在家也無人侍奉二來盤費短少也是無可如何

之事母子正在商議之間恰恰的顏生聰友金生名必正特來探訪彼此相見顏生就將母親之意對金生說了金生一力擔當慨然允許便叫顏福跟了他去打點進京的用度顏生好生歡喜即禀明老人家安人聞聽感之不盡母子又計議了一番鄭氏安人親筆寫了一封書信言言哀懇大約姑母無有不收留孩兒之理娘兒兩個欷歔等顏福回來天已三更尚不見到顏生勸老母安息自已把卷獨對青燈等到四更心中正自急躁顏福方回來了交了衣服銀兩顏生大悅叫老僕且去歇息顏福一路勞乏又受驚恐已然支持不住有話明日再說也就告退了到了次日顏生將衣服銀兩與母親看了正要商酌如何進京

只見老僕顏福進來說道相公進京敢則是自巳去麼顏生道家內無人你須好好侍奉老太太我是自巳要進京的老僕道相公若是一人赴京是斷斷去不得的顏生道却是為何顏福便將昨晚遇刼之事說了一徧鄭氏安人聽了顏福之言說是吓若要如此老身是不放心的莫若你主僕二人同去方好顏生道孩兒帶了他去家內無人母親叫誰侍奉孩兒放心不下正在計算為難忽聽有人叩門老僕答應開門看時見是一個小童一見面就說道你老人家昨晚回來好吓也就不早了罷顏福尚覷着眼兒瞧他那小童道你老人家瞧甚麼我是金相公那裡的昨日給你老人家斟酒不是我麼顏福道哦哦是是我倒

忘了你到此何事小童道我們相公打發我見顏相公來了老僕聽了將他帶至屋內見了顏生又參拜了安人顏生便問道你做甚麼來了你叫甚麼小童答道小人叫雨墨我們相公知道相公無人惟恐上京路途遙遠不便叫小人特來服侍相公進京又說這位老主管有了年紀眼力不行可以在家伺候老太太照看門戶彼此都可以放心又叫小人帶來十兩銀子惟恐路上盤川不足是要富餘些個好安人與顏生聽了不勝歡喜不勝感激連顏福俱樂的了不得安人又見雨墨說話伶俐明白便問你今年多大了雨墨道小人十四歲了安人道你小兒家能彀走路嗎雨墨笑道回稟老太太得知小人自八歲上就跟

着小人的父親在外貿易漫說走路甚麼處見的風俗過
專眉高眼低那筭瞞不過小人的了差不多的道兒小人
都認得至於上京更是熟路了不然我們相公就派我來
跟相公呢安人聞聽更覺歡喜放心顏生便拜了老母安
人未免傷心落淚將親筆寫的書信交與顏生道你到京
中祥符縣問雙星巷便知你姑父的居址了雨墨在傍道
祥符縣南有個雙星巷又名雙星橋小人認得的安人道
如此甚好你要好好服侍相公雨墨道不用老太太囑咐
小人知道顏生又吩咐老僕顏福一番暗暗將十兩銀子
交付顏福供養老母雨墨已將小小包裹背起來主僕二
人出門上路顏生是從來出過門的走了一二十里便覺

兩腿酸疼問兩墨道咱們自離家門如今走了也有五六十里路了罷兩墨道可見相公沒有出過門這纔離家有多大工夫就會走了五六十里那不成飛腿了麽告訴相公說共總走了沒有三十里路顏生吃驚道如此說來路途遥遠竟自難行的狠呢兩墨道相公不要着急走道兒有個法子越不到越急越走不上來必須心平氣和不緊不慢彷彿遊山玩景的一般路上雖無景致拿着一村一寺皆算是幽景奇觀遇着一石一木亦當做是點綴的美景如此走來走去心也寬了眼也亮了乏也就忘了道兒也就走的多了顏生被兩墨說的高起興來真果沿途玩賞不知不覺又走了一二十里覺得腹中有些饑餓便對

雨墨道我此時雖不覺之只是腹中有點空空兒的可慮麽好雨墨用手一指說那邊不是鎮店麽到了那裡買些飯食吃了再走又走了多會到了鎮市顏相公見個飯舖就要進去雨墨道這裡吃不現成相公隨我來把顏生帶了二葷舖裡去了一來爲省事二來爲省錢這纔透出他是久慣出外的油子手兒來了呢主僕二人用了飯再往前走了十多里或樹下或道傍隨意歇息歇息再走到了天晚來到一個熱鬧地方地名雙義鎮雨墨道相公咱們就在此處住了罷再往前走就太遠了顏生道既如此就住了罷雨墨道住是住了若是投店相公千萬不要多言自有小人答覆他顏生點頭應允及至來到店門擋楷兒

的，便道有乾淨房屋天氣不早了再要走可就太晚了兩壘便問道有單間廂房沒有或有耳房也使得攩楷兒的道請升進去看看就是了兩壘道若是有呢我們好看哪若沒有我們上那邊住去攩槽兒的道請進去看看何妨不如邁再走如何顏生道咱們且看看就是了兩壘道相公不知咱們若進去他就不叫出來了店裡的脾氣我是知道的正說着又出來了一個小二道請進去不用游疑詭不住你們二位顏生便向裡走兩壘只得跟隨只聽店小二道相公請看很好的正房三間裱糊的又乾淨又豁亮兩壘道是不是不進來你們緊讓及至進來就是上房三間我們爺兒兩個又沒有許多行李住三間上房係造

還不訛了我們呢告訴你除了單廂房耳房別的我們不住說罷回身就要走小二一把拉住道怎的了我的二爺上房三間兩明一暗你們二位住那暗間我們算一間的房錢好不好顏生道就是這樣罷雨墨道咱們先小人後君子說明了我可就給一間的房錢小二連連答應主僕二人來至上房過了暗間將包裹放下小二便用手擦外間桌子道你們二位在外間用飯罷不寬濶麽雨墨道你不用誘就是外間吃飯也是住這暗間我也是給你一間的房錢況且我們不喝酒早起吃的這時候還飽着呢我們不過找補點就是了小二聽了光景沒有甚麽大來頭便道悶一壺高香片茶來罷雨墨道路上灌的涼水這

時候還滿着呢不喝小二道點個燭燈罷雨墨道怎麼你們店裡沒有油燈嗎小二道有呵怕你們二位嫌油烟子氣又怕油了衣服雨墨道你只管拿來我們不怕小二纔回身雨墨便道他倒會頑我們花錢買燭他却省油敢則是裡外裡小二回頭瞅了一眼取燈取了半天方點了來問道二位吃甚麼雨墨道說了我補吃點不用別的給我們一個燴鍋炸就帶了飯來罷店小二估量着沒有甚麼想頭抽身就走了連影兒也不見了等的急催他他說沒得再催他他說就得已經下了杓了就得就得正在等着忽聽外面嚷道你這地方就敢小看人麼小菜碟兒一個大錢吾是照顧你賞你們臉哪你不住我還要凌辱斯文

這等可惡吾將你這狗店用火燒了雨墨道該這到替咱們出了氣了又聽店東道都住滿了真沒有屋子了難道爲你現蓋嗎又聽那人更高聲道放狗屁不臭滿口胡說你現蓋現蓋也要吾等得吓你就敢凌辱斯文你打聽打聽念書的人也是你敢欺負得的嗎顏生聽至此不由的出了門外雨墨道相公別管閒事剛然攔阻只見院內那人向着顏生道老兄你評評這個理他不叫吾住使得就將我這等一推這不豈有此理麼還要與我現蓋房去這等可惡顏生答道兄台若不棄嫌何不將就在這邊屋內同住呢只那聽人道萍水相逢如何打攪呢雨墨一聽暗說此事不好我們相公要上當連忙迎出見相公與那人

已攜手登堦來至屋內就在明間彼此坐了未知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三十三回　眞名士初交白玉堂　美英雄三試顏查散

且說顏生同那人進屋坐下雨墨在燈下一看見他頭戴一頂開花儒巾身上穿一件零碎藍衫足下穿一雙無根底破皂靴頭兒滿臉塵土實在不像念書之人倒像個無賴子正思想却他之法又見房東親來陪罪那人道你不必如此大人不記小人過饒恕你便了店東去後顏生便問道尊兄貴姓那人道吾姓金名懋叔雨墨暗道他也配姓金我主人纔姓金呢那是何等體面仗義像他這個窮樣子連銀也不配姓吓常言說姓金没有金一定窮斷筋

我們相公是要上他的當又聽那人道没領教兄台貴姓顏生也通了姓名金生道原來是顏兄失敬失敬請問顏如何金生道那是自然的說話間已然掌上兩支燭燈此兄用過了飯了沒有顏生道尚未金兄可用過了金生道不曾何不共桌而食呢叫小二來此時店小二拿了一壺香片茶來放在桌上金生便問道你們這裡有甚麽飯食小二道上等飲食八兩中等飯六兩下等飯剛說至此金生攔道誰吃下等飯呢就是上等飯罷吾且問你這上等飯是甚麽餚饌小二道兩海碗兩鏇子六大碗四中碗還有八個碟兒無非雞鴨魚肉翅子海參等類調度的總要合心配口金生道這魚是包魚啊還是漂兒呢小二道是

漂兒金生道你說是漂兒那就是包魚可有活鯉魚麽小二道要活鯉魚是大的一兩二錢銀子一尾金生道旣要吃不怕花錢吾告訴你鯉魚不過一斤的叫做拐子過了一觔的纔是鯉魚不獨要活的還要尾巴像那胭脂癍兒相似那纔是新鮮的呢你拿來吾看又問酒是甚麽酒小二道不過隨便常行酒金生道不要那個吾要喝陳年女貞陳紹小二道有十年罈下的女貞陳紹就是不零賣那是四兩銀子一罈金生道你好貧嘴甚麽四兩五兩不拘多少你搭一罈來當面開開吾嘴就是了吾告訴你說吾要那金紅顏色濃濃香倒了碗內要掛碗猶如琥珀一般那纔是好的呢小二道搭一罈來當面雖嚐不好不要錢

時店小二歡乍非常小心殷勤自不必說少時端了一個腰子形兒的木盆來裡面歡蹦亂跳足一斤多重的鯉魚說道爺上請看這尾鯉魚何如金生道魚郤是鯉魚你務必用這半盆水叫那魚躺着一來顯大二來水淺他必撲騰算是活跳跳的賣這個手法兒你不要拿着走就在此處開了膛省得抵換店小二只得當面收拾金生又道你收拾好了把他鮮爆看可是你們加甚麼作料店小二道無非是香菌口磨加些紫菜金生道吾是要尖上尖的小二郤不明白金生道怎麼你不曉得尖上尖就是那青筍尖兒上頭的尖兒總要嫩切成條兒要吃那們咯吱咯吱的纔好店小二答應不多時又搭了一罈酒來拿着鉎子

倒流兒並有個磁盆當面維透下上倒流兒撤出酒來果
然美味眞香先舀一盅遞與金生嚐了嚐道也還罷了又
舀了一盅遞與顏生嚐了嚐自然也說好便倒了一盆灌
入壺內略燙一燙二人對面消飲小二放下小菜便一樣
一樣端上來金生連箸也不動只於就佛手疙疸慢飲盡
等吃活魚二人飲酒閒談越說越投機顏生歡喜非常少
時用大盤盛了魚來金生便拿起箸子來讓顏生道魚是
要吃熱的冷了就要發腥了布了顏生一塊自已便將魚
脊背拿筷子一劃要了薑醋碟吃一塊魚喝一盅酒連聲
稱讚妙哉妙哉將這面吃完筷子往魚腮裡一插一翻手
就將魚的那面翻過來又布了顏生一塊仍用筷子一劃

又是一塊魚一盅酒將這個也吃了然後要了一個中碗
來將蒸食雙落一對掰在碗內一連掰了四個舀了魚湯
泡了個稀糟域嘍哧嘍吃了又將碟子扣上將盤子那邊
支起從這邊舀了三匙湯喝了便道吾是飽了顏兄自便
莫拘莫拘顏生也飽了二人出席金生吩咐吾們就只一
個小童該涼的該熱的不可與他冷吃想來還有酒他若
喝時只管給他店小二連連答應說着說着話他二人便
進裡間屋內去了雨墨此時見剩了許多東西全然不動
明日走路又拿不得懸着又是心疼他那裡吃得下去止
於喝了兩盅悶酒就算了連忙來到屋內只見金生張牙
欠口前仰後合已有困意顏生道金兄既已乏倦何不安

歇呢金生道如此吾就要告罪了說罷往床上一躺呱嗟一聲皂靴頭兒掉了一隻他又將這条腿向膝蓋一敲又聽噗哧一聲把那隻皂靴頭兒扣在地下不一會巳然呼聲振耳顏生使眼色叫雨墨將燈移出自巳也就悄悄睡了雨墨移出燈來坐在明間心中發煩那裡睡得着好容易睡着忽聽有脚步之聲睜眼看時天巳大亮見相公悄悄從裡間出來低言道取臉水去雨墨取來顏生淨了面忽聽屋內有咳嗽之聲雨墨連忙進來見金生伸懶腰打哈聲兩隻脚趾露着黑漆漆的底板兒敢則是沒襪底兒忽聽他口中念道大夢誰先覺平生我自知草堂春睡足窗外日遲遲念完一咕嚕爬起來道畧畧歇息天就亮了

雨墨道店家給金相公打臉水金生道吾是不洗臉的怕
傷水叫店小二開開我們的賬拿來吾看雨墨暗道有意
思他竟要會賬只見店小二開了單來上面共銀十三兩
四錢八分金生道不多不多外賞你們小二竈上連打雜
的二兩店小二謝了金生道顏兄我也不鬧虛了咱們京
中再見吾要先走了他拉他拉竟自出店去了這裡顏生
便喚雨墨雨墨叫了半天雨墨纔答應有顏生道會了銀
兩走路雨墨又遲了多會答應哦賭氣子拿了銀子到了
櫃上爭爭奪奪連外賞給了十四兩銀子方同相公出了
店來到村外到無人之處便說相公看金相公是個甚麼
人顏生道是個念書的好人咧雨墨道如何相公還是沒

有出過門不知路上有許多奸險呢有誆嘴吃的有拐東西的甚至有設下圈套害人的奇奇怪怪的樣子多着呢相公如今拿着姓金的當好人將來必要上他的當據小人看來他也不過是個篾片之流顏生正色嗔怪道休得胡說小小的人造這樣的口過我看金相公斯文中含着一股英雄的氣槩將來必非等閒之人你不要管縱然他就是誆嘴也無非多花幾兩銀子有甚要緊你休再來管我雨墨聽了相公之言暗暗笑道怪道人人常言書獃子果然不錯我原來為好倒嗔怪起來只好暫且由他老人家再做道理罷了走不多時已到打尖之所雨墨賭氣子要了個熱鬧鍋炸吃了早飯又走到了天晚來到興隆鎮

又住宿了仍是三間上房言給一開的錢這個店小二比昨日的挑和氣多了剛然坐了未暖席忽見店小二進來笑容滿面問道相公是姓顏麽雨墨道不錯你怎麽知道小二道外面有一位金相公找來了顏生聞聽說快請快請雨墨暗暗道這個得了他是吃着甜頭兒了但只一件我們花錢他出主意未免太冤今晚我何不如此如此呢想罷迎出門來道金相公來了狠好我們相公在這裡恭候着呢金生道巧極巧極又遇見了顏生連忙執手相讓彼此就坐今日更比昨日親熱了說了數語之後雨墨在旁道我們相公尚未吃飯金相公必是未曾何不同桌而食叫了小二來先商議叫他備辦去呢金生道是極是極

正說時小二拿了茶來放在桌上兩罷便問道你們是甚麽飯食小二道等次不同上等是八兩中等飯是六兩下剛說了一個下字兩罷就說詎吃下等飯呢就是上等罷我也不問甚麽餚饌無非雞鴨魚肉翅子海參等類你們這魚是包魚吓是漂兒呢必然是漂兒漂兒就是包魚我問你有活鯉魚沒有呢小二道有不過貴些兩罷道既要吃還怕花錢嗎我告訴你鯉魚不過一觔叫拐子總得一觔多那纔是鯉魚呢必須尾巴要像胭脂瓣兒相似那纔新鮮呢你拿來我瞧瞧就是了還有酒我們可不要常行酒要十年的女貞陳紹管保是四兩銀子一罈店小二說是要用多少兩罷道你好貧吓甚麽多少你搭一罈來當面

嚐先說明我可要金紅顏色濃濃香的倒了碗內要掛碗猶如琥珀一般錯過了我可不要小二答應不多時點上燈來小二端了魚來兩壘上前便道魚可却是鯉魚你務必用半盆水躺着一來顯大二來水淺他必撲騰算是歡蹦亂跳賣這個手法見你就在此處開膛省得抵換把他鮮熰着你們作料不過香蕈口蘑紫菜可有尖上尖沒有你管保不明白這尖上尖就是青笋尖兒上頭的尖兒可要嫩切成條兒要吃那們咯吱咯吱的小二答應又搭了酒來錐開兩壘省了一壺遞給金生說道相公嚐嚐管保喝的過金生嚐了道滿好個滿好個兩壘也就不叫顏生嚐了便灌入壺中略燙燙拿來斟上只見小二安放小菜兩

墨道你把佛手疙瘩放在這邊這位相公要吃金生瞅了
兩墨一眼道你也該歇歇了他這裡上菜你少時再來兩
墨退出單等魚來小二往來端菜不一時拿了魚來兩墨
跟着進來道帶著醋碟兒小二道來了兩墨便將酒壺提
起站在金生傍邊滿滿斟了一盅道金相公拿起筷子來
魚是要吃熱的冷了就要發腥了金生又瞅了他一眼兩
墨道先佈我們相公一塊金生道那是自然的果然佈過
一塊剛要用筷子再夾兩墨道金相公還沒有用筷子一
劃呢金生道吾倒忘了從新打魚脊背上一劃方夾到醋
碟一占吃了端起盅來一飲而盡兩墨道酒是我斟的相
公只管吃魚金生道妙極妙極吾道省了事了仍是一盅

一塊雨墨道妙哉妙哉金生道妙哉的狠妙哉的狠雨墨道又該把筷子往腮裡一插了金生道那是自然的了將魚翻過來吾還是偹你們相公一塊再用筷子一劃省得你又提撥吾雨墨見魚剩了不多便叫小二拿一個中碗來小二將碗拿到雨墨說金相公還是將菜食雙落見掰上四個泡上湯金生道是的是的泡了湯或嘆之時雨墨便將碟子扣在那盤子上那邊支起來道金相公從這邊舀三匙湯喝了也就飽了也不用陪我們相公了又對小二道我們二位相公吃完了你瞧該熱的該蒸的撿下去我可不吃凉的酒是有在那裡我自已喝就是了小二答應便往下撿忽聽金生道顏兄這個小管家叫他跟吾倒

好我倒省話顏生也笑了今日雨墨可想開了到在外頭盤膝穩坐叫小二服侍吃了那個又吃這個吃完了來到屋內就在明間坐下竟等呼聲少時聞聽呼聲振耳進裡間將燈移出也不愁煩覺至睡了至次日天亮仍是顏生先醒來到明間雨墨伺候淨面水忽聽金生咳嗽連忙來到裡間只見金生伸懶腰打哈聲雨墨急念道大夢誰先覺平生我自知草堂春睡足牕外日遲遲金生睜眼道你真聰明都記得好的好的雨墨道不用給相公打臉水了怕傷了水叫店小二開了單來算賬一時開上單來共用銀十四兩六錢五分雨墨道金相公十四兩六錢五分不多罷外賞他們小二竈上打雜的二兩罷金生道使得的

使得的兩墨道金相公管保不關處了京中再見罷有事只管先請罷金生道說的是說的是吾就先走了使對顏生執手告別他拉他拉出店去了兩墨暗道一肋肉包的角了好大皮子我打算今個擺他呢誰知反被他擺去正在發笑忽聽相公呼喚未知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三十四回　定蘭譜顏生識英雄　看魚書柳老嫌寒士

且說顏生見金生去了便叫兩墨會賬兩墨道銀子不彀了短的不足四兩呢我算給相公聽咱們出門時共剩了二十八兩有零兩天兩頓早尖連零用共費了一兩二三錢昨晚吃了十四兩再加今日的十六兩六錢共合銀三十一兩九錢零豈不是短了不足四兩麼顏生道且將衣

服典當幾兩銀子還了賬目餘下的作盤費就是了雨墨道剛出門兩天就當當我看除了這幾件衣服今日當了明日還有甚麼顏生也不理他雨墨去了多時回來道衣服共當了八兩銀子除還飯賬下剩四兩有零顏生道咱們走路罷雨墨道不走還等甚麼呢出了店門雨墨自言道輕鬆靈便省得有包袱背着怪沉的顏生道你不要多說了事已如此不過多費去些銀兩有甚要緊今晚前途任憑你的主意就是了雨墨道這金相公也真真的奇怪若說他是誆嘴吃的怎麼要了那些菜來他連筷子也不動呢就是愛喝好酒也不犯上要一罈來卻又酒量不恨大二罈子喝不了一零兒就全剩下了白便宜了店家就

是要吃活魚何不竟要活魚呢說他有意要冤咱們却又素不相識無仇無恨饒白吃白喝還要冤人更無此理小人測不出他是甚麼意思來顏生道據我看來他是個瀟灑儒流總有些放浪形骸之外主僕二人途次閒談仍是打了早尖多歇息歇息便一直趕到宿頭雨墨便出主意道相公咱們今晚住小店吃頓飯每人不過花上二錢銀子再也沒的耗費了顏生道依你依你主僕二人竟投小店剛然就坐只見小二進來道外面有位金相公找顏相公呢雨墨道狠好請進來咱們多費上二錢銀子這個小店也沒有甚麼出主意的了說話間只見金生進來道吾與顏兄真是三生有幸竟會到那裡那裡就遇得着顏生

道實實小弟與兄台緣分不淺金生道這麼樣罷偺們兩個結盟拜把子罷兩壘瘠道不好他要出殯連忙上前道金相公要與我們相公結拜這個小店備辦不出祭禮來只好改日再拜罷金生道無妨隔壁太和店是個大店口甚麼俱有漫說是祭禮就是酒飯向來也是那邊要去兩壘瘠瘠頓足道活該活該算是吃定我們爺兒們了金生也不喚兩壘就叫本店的小二將隔壁太和店的小二叫來便吩咐如何先備猪頭三牲祭禮立等要用又如何預備上等飯要鮮爆活魚又如何搭一罈女貞陳紹仍是按前兩次一様兩壘在傍惟有聽着而已又看見顏生與金生說說笑笑真如異姓兄弟一般毫不介意兩壘瘠道我

倜相公眞是書獃子看明早這個饑荒怎麽打算不多時三牲祭禮齊備序齒燒香誰知顏生比金生大兩歲理應先焚香雨墨暗道這個定了把弟吃準了把兄咧無奈何在傍服侍結拜完了焚化錢糧後便是顏生在上首坐了金生在下面相陪你稱仁兄我稱賢弟更覺親熱雨墨在傍聽着好不耐煩少時酒至菜來無非還是前兩次的光景雨墨也不多言只等二人吃完他便在外盤膝坐下道吃也是如此不吃也是如此且自樂一會兒是一會兒便叫小二你把那酒抬過來我有個主意你把太和店的小二也叫了來有的是酒有的是菜偺們大夥兒同吃算是我一點敬意兒你說好不好小二聞聽樂不可言連忙把

那邊的小二叫了來二人一壁服侍着雨墨一壁跟着吃喝雨墨倒覺得暢快吃喝完了仍然進來等着移出燈來也就睡了到了次日顏生出來淨面雨墨悄悄道相公昨晚不該與金相公結義不知道他家鄉住處知道他是甚麼人儻若要是個幾片相公的名頭不壞了麼顏生忙喝道你這奴才休得胡說我看金相公行止奇異談吐豪俠决不是那流人物既已結拜便是患難相扶的弟兄了你何敢在此多言別的罷了這是你說的嗎雨墨道非是小人多言別的罷了回來店裡的酒飯銀兩又當怎麼樣呢剛說至此只見金生掀簾出來雨墨忙迎上來道金相公怎麼今日伸了懶腰還沒有念詩就起來呢金生笑道吾

要念了你念甚麼原是留着你念的不想你也悞了竟把詩句兩就擱了說罷便叫小二開了單來吾看兩曇暗道不好他要起翅只起小二開了單來上面寫着連祭禮共用銀十八兩三錢兩曇遞給金生金生看了道不多不多也賞他二兩這𠭇店裡沒用甚麼賞他一兩罷說完便對顏生道仁兄吓傍邊兩曇吃這一驚不小暗道不好他要說不開虛了這二十多兩銀子又往那裡弄去誰知金生今日却不說此句他却問顏生道仁兄吓你這上京投親就是這個樣子難道令親那裡就不憎嫌麼顏生歎氣道此事原是奉母命前來愚兄却不願意況我姑父姑母又是多年不通音信的恐到那裡未免要費些脣舌呢金生

道須要打算打算方好雨墨暗道真關心吓結了盟就是另一個樣兒了正想着只見外面走進一個人來雨墨瞧待要問我誰的話未說出那人便與金生磕頭道家老爺打發小人前來恐爺路上缺少盤費特送四百兩銀子叫老爺將就用罷此時顏生聽的明白見來人身量高大頭戴雁翅大帽身穿皂布短袍腰束皮鞓帶足下登一雙大皂拔撒鞋手裡還提着個馬鞭子只聽金生道吾行路焉用許多銀兩既承你家老爺好意也罷留下二百銀子下剩仍然拿回去替吾道謝那人聽了放下馬鞭子從褡褳叉子裡一封一封掏出四封擺在桌上金生便打開一包拿了兩個錁子遞與那人道難為你大遠的來賞你喝茶

罷那人又爬在地下磕了個頭提了褡褳馬鞭子纔要走時忽聽金生道你且慢着你騎了牲口來了麽那人道是金生道很好索性一客不煩二主吾還要煩你辛苦一趟那人道不知爺有何差遣金生便對顏生道仁兄興隆鎮的當票子放在那裡顏生暗想道我當衣服他怎麽知道了便問雨墨雨墨此時看的都獃了心中納悶道這麽個金相公怎麽會有人給他送銀子來呢果然我們相公眼力不差從今我到長了多番見識正在獃想忽聽顏生問他當票子他便從腰間掏出一個包兒來連票子和那剩下的四兩多銀子俱擱在一處遞將過來金生將票子接在手中又拿了兩個錁子對那人道你拿此票到興隆鎮

把他贖回來除了本利下剩的你作盤費就是了你將這個褡褳子放在這裡回來再拿着還告訴你你回時不必到這裡了就在隔壁太和店着在那裡等你那人連連答應竟拿了馬鞭子出店去了金生又從新拿了兩錠銀子叫雨墨道你這兩天多有辛苦這銀子賞你罷着可不是箴片了雨墨那裡還敢言語呢只得也磕頭謝了金生對顏生道仁兄吓咱們上那邊店裡去罷顏生道但憑賢弟金生便叫雨墨抱着桌子上的銀子雨墨又騰出手來這要提那褡褳金生在傍道你還拿那個你不傻了麽你拿的動麽叫這店小二拿着跟咱們送過那邊去吓你都聰明伝麽此時又不聰明了說的雨墨也笑了便叫了小二

拿了搭褳主僕一同出了小店來到太和店真正熱鬧雨墨也不用說竟奔上房而來先將抱着的銀子放在桌上又接了小二拿的袷褳顏生與金生在迎門兩邊椅子上坐了這邊小二殷懃沏了茶來金生便出主意與顏生買馬治簇新的衣服靴帽全是使他的銀子顏生也不謙讓到了晚間那人回來將當交明提了搭褳去了這一天吃飯飲酒也不像先前那樣止於揀可吃的要來吃剩的不過將夠雨墨吃的到了次日這二百兩銀子除了賞項買馬贖當治衣服等並會了飯賬共費去銀八九十兩下仍有一百多兩金生便都贈了顏生顏生那裡肯受金生道仁兄只管拿去吾路上自有相知應付吾的盤費吾是不

用銀子的還是吾先走咱們京都再會罷說罷執手告別他拉他拉出店去了顏生到覺得依戀不捨眼巴巴的眞眞的目送出店此時雨墨精神百倍裝束行囊將銀兩收藏嚴密止於將剩的四兩有餘帶在腰間叫小二把行李搭在馬上扣備停當請相公騎馬登時滿起來了雨墨又把雨衣包了小小包袱背在肩頭以防天氣不測顏生出給他僱了一頭驢沿路盤腳一日來至祥符縣竟奔雙星橋而來到了雙星橋略問一問柳家人人皆知指引門戶主僕來到門前一看果然氣象不凡是個殷實人家原來顏生的姑父名叫柳洪務農爲業爲人固執有個慳吝毛病處處好打算盤是個顧財不顧親的人他與顏老爺雖

是郎舅卻有些水火不同爐只因顏老爺是個堂堂的縣尹以爲將來必有發跡故將自己的女兒柳金蟬自幼兒就許配了顏查散不意後來顏老爺病故送了信來他就有些後悔還關礙着顏氏安人不好意思誰知三年前顏氏安人又一病嗚呼了他就絕意的要斷了這門親事因此連信息也不通了他卻又續娶馮氏又是個面善心毒之人幸喜他狠疼愛小姐他疼愛小姐又有他的一番意思只因員外柳洪每每提起顏生便嗐聲嘆氣說當初不該定這門親事已露出有退婚之意馮氏便時懷着鬼胎因此有個姪兒名喚馮君衡與金蟬小姐年紀相仿他打算着把自己的姪兒作爲養老的女婿就是將來柳洪亡

後這一分家私也逃不出竭家之手因此他却䏻要小姐又叫姪兒竭君衡時常在員外跟前獻些慇懃員外雖則喜歡無奈竭君衡的相貌不揚又是一個白丁因此柳洪總未露出口吻來一日柳洪正在書房偶然想起女兒金蟬年巳及歲顏生那裡杳無音信聞得他家道艱窘難以度日惟恐女兒過去受罪怎麽想個法兒退了此親方好正在煩思忽見家人進來禀道武進縣的顏姑爺來了柳洪聽了吃了一驚不小登時就會沒了主意半天說道你就囘覆他說我不在家那家人剛然囘身他又叫住問道是甚麽形相來的家人道穿着鮮明的衣服騎着高頭大馬帶着書童甚是齊整柳洪暗道顏生必是發了財了特

求就親幸虧細心一問險些兒悞了大事忙叫家人快請自巳也就迎了出來只見顏生穿着簇新大衫又搭着俊俏的容貌後面又跟着個伶俐小童拉着一匹潤白大馬不由的心中羨慕連忙上前相見顏生以子姪之禮參拜柳洪那裡肯受謙讓至再至三纔受半禮彼此就坐敘了寒暄家人獻茶巳畢顏生便漸漸的說到家業零落特奉母命投親在此攻書預備明年考試並有家母親筆書信一封說話之間雨墨巳將書信拿出來交與顏生顏生呈與柳洪又奉了一揖此時柳洪却把那黑臉面放下來不是先前那等歡喜無奈何將書信拆閱已畢更覺煩了便吩咐家人將顏相公送至花園幽齋居住顏生還要拜

見姑母老狗才道拙妻這幾日有些不大爽快改日再見顏生看此光景只得跟隨家人上花園去了幸虧金生打算替顏生治辦衣服馬匹不然老狗才絕不肯納可見金生奇異特不知柳洪是何主意且聽下回分解

三十五回　柳老賴昏狠心難測　馮生聯句狗屁不通

話說柳洪便袖了書信來到後面憂容滿面馮氏問道員外爲着何事如此的煩悶柳洪便將顏生投親的原由說了一徧馮氏初時聽了也是一怔後來便假意歡喜給員外道喜說道此乃一件好事員外該當做的柳洪聞聽不由的怒道甚麼好事你往日明白今日糊塗了你且看書信他上面寫着叫他在此讀書等到明年考試這個用度

須耗費多少再者若中了還有許多的應酬若不中就叫我這裡完婚過一月後叫我這裡將他小兩口兒送往武進縣去你白打算打算這注財要耗費多少銀子歸齊我落個人財兩空你如何還說做得呢這不豈有此理麼馮氏趁機便探柳洪的口氣道若依員外此事便怎麼樣呢柳洪道也沒有甚麼主意不過是想把婚姻退了另找個財主女婿省得女兒過去受罪也免得我將來受累馮氏見柳洪吐出退婚的話來他便隨機應便看出壞包來了對柳洪道員外既有此心暫且將顏生在幽齋冷落幾天我保不出十日管叫他自己退婚叫他自去之計柳洪聽了喜道安人果能如此方去我心頭大病兩個人在屋中

計議不防跟小姐的乳母田氏從牕外經過將這些話一一俱各聽了去了他急急的奔到後樓來到香閨見了小姐一五一十俱各說了便道小姐不可爲俗禮所拘仍作閨門之態一來解救顏姑爺二來並救顏老毋此事關係非淺不可因小節而壞大事小姐早早拿個主意小姐道總是我那親娘去世叫我向誰申訴呢田氏道我倒有個主意他們商議原不出十天咱們就在這三五日內小姐與顏相公不論夫妻仍論兄妹寫一字柬叫繡紅約他在內書房夜間相會將原委告訴明白了顏相公小姐將私蓄贈些與他叫他另尋安身之處俟科考後功名成就那時再來就親大約員外無有不允之理小姐聞聽倘然不

肯還是田氏與繡紅百般開導解勸小姐無奈纔應允了大凡爲人各有私念似乳母了據這一番私念原是爲顧惜顏生疼愛小姐是一片好心這個私念理應如此竟有一等人無故一心私念鬧的他自已亡魂失魄彷彿熱地螞蟻一般行踪無定居止不安就是馮君衡這小子自從聽見他姑媽有意將金蟬小姐許配於他他便每日跑破了門不時的往來若遇見員外他便卑躬下氣假作斯文那一宗脅肩諂笑便叫人實耐不得員外看了總不大合心若是員外不在跟前他便合他姑媽訕皮訕臉百般的央告甚至於屈膝只要求馮氏早晚在員外跟前欲成其事偏偏的有一日湊巧恰值金蟬小姐給馮氏問安娘兒

兩個正在閒談這小子他就一步兒跑進來了小姐躲閃不及馮氏便道你們是表兄妹皆是骨肉是見得的彼此見了小姐無奈把袖子福了一福他便作下一揖去半天直不起腰來那一雙賊眼直勾勾的瞅着小姐旁邊繡紅看不上眼攛掇着小姐回繡閣去了他就呆了半晌他這一瞧直不是人與人沒有那們瞧的往往書上多有眉眼傳情又云眉來眼去仔細想來這個眉毛竟無用處眼睛爲的是瞧眉毛跟在裡頭可攙甚麽呢不是這麽說嗎要是沒有他眞磕磣就猶如笑話上說的嘴合鼻說話吟老鼻呀你有甚麽本事竟敢居在我的上頭呢鼻子答道你若不虧我聞見你如何分的出香臭來呢鼻子又合眼睛

說話哈老眼哪你有甚麼本事竟敢居在我的上頭呢眼睛答道你若不斷淡瞧見你如何知道好歹呢眼睛又合眉毛說話哈老眉呀你有甚麼本事竟敢居在我的上頭呢眉毛答道我原沒有甚麼本事不過是你的配搭兒你若不願意在你上頭我就挪在你的底下去看你得樣兒不得樣兒憑君衡他這一瞧直是把眉毛錯安了位了自那天見了小姐之後他便謀求的狠了恨不得立刻到手天天來至挪家探望這一天剛進門來見院內拴着一匹白馬便問家人道此馬從何而來家人回道是武進縣顏姑爺騎來的他一聞此言就猶如平空的打了個焦雷只嚇得目瞪癡呆魂飛天外半晌方透過一口氣來暗想此

事卻怎麽處只得來到書房見了柳洪見員外愁眉不展他知道必事爲此事發愁想來顏生必然窮苦至甚我何不見他看看他到是怎麽的光景如若眞不像樣就當面奚落他一場也出了我胸中惡氣想罷便對柳洪言明要見顏生柳洪無奈只得將他帶入幽齋他原打算奚落一場誰知見了顏生不但衣冠鮮明而且像貌俊美談吐風雅反覺得踧踖不安自慚形穢竟自無地可容連一句整話也說不出來柳洪在旁觀瞧也覺得妍媸自分暗道據顏生像貌才情堪配吾女可惜他家道貧寒是一宗大病又看馮君衡聳肩縮背擠眉弄眼竟不知如何是可柳洪到蠻不好意思搭訕着道你二人在此攀話我料理我的

事去了說罷就走開了嫣君衛見郟洪去後他便抵頭不是尾險些兒沒急出毛病來略坐一坐便同書房去了一進門來自己便對穿衣鏡一照自己叫道嫣君衛呀嫣君衛你瞧瞧人家是怎麼長來着你是怎麼長來着我也不怨別的怨只怨我那爹娘既要好兒子爲何不下上點好好的工夫呢教導教導調理調理眞是好好兒的也不至於見了人說不出話來自己怨恨一番忽又想道顏生也是一個人我也是一個人我又何必怕他呢這不是我自損志氣麼明日倒要作着膽子與他盤桓盤桓看是如何想罷就在書房睡了到了次日吃畢早飯依然猶疑了半天後來發了一個狠兒便上幽齋而來見了顏生彼此坐

了馮君衡便問道請問你老高壽顏生道念有二歲馮君衡聽了不明白便念吓念的儘着念顏生見在桌上寫出來馮君衡見了道哦敢則是單寫的二十吓若是這們說我敢則是念了顏生道馮兄尊齒二十了麼馮君衡道我的牙却是二十八個連槽牙我的歲數却是二十顏生笑道尊齒便是歲數馮君衡便知是自已答應錯了便道顏大哥我是個粗人你和我總别鬧文顏生又問道馮兄在家作何功課馮君衡却明白功課二字便道我家也有個先生可不是瞎子也是睜眼兒先生他教給我作甚麼詩五個字一句說四句是一首還有甚麼韻不韻的我那裡弄的上來呢我來作慣了覺得順溜了就只能作半截鬼

任憑怎麽使勁兒再也作不下去了有一遭兒先生出了個鵝羣叫我作我如何作的下去呢好容易作了半截兒顏生道可還記得麽馮君衡道記得的狠呢我好容易作的焉有不記得呢我記是遠看一羣鵝見人就下河顏生道底下呢馮君衡道說過就作半截兒如何能彀滿作了呢顏生道待我與你續上半截如何馮君衡道那敢則好顏生道白毛分綠水紅掌蕩清波馮君衡道似乎是好念着怪有個聽頭兒的還有一遭因我們書房院子裡有棵梧桐先生以此爲題我作的是有棵梧桐樹兩個大搓枒顏生道我也與你續上罷未結黃金菓先開白玉花馮君衡見顏生又續上了他却不講詩便道我最好對對子怎

麼原故呢作詩須得論平仄押韻對對子就平空的想出求若有上句接着那邊字兒一對就得了顏大哥你出個對子我對顏生暗道今日重陽而且風鳴樹吼便寫了一聯道九日重陽風落葉馮君衡看了半天猛然想起對道八月中秋月照臺顏大哥你看我對的如何你再出個我對顏生見他無甚行止便寫一聯道立品修身誰能效子游子夏馮君衡接着字兒扣了一會便對道交朋結友我敢比劉六劉七顏生便又寫了一聯却是明褒暗貶之意馮君衡接來一看寫的是三墳五典你乃百寶箱便又想了對道一轉兩俔我是萬花筒他又魔着顏生出對顏生實在不耐煩了便道願安承教你無門道明是說他請教

不得其門馮君衡他却默想忽然笑道可對上了便道不敢從命我有膽他見顏生手中搖着扇子上面有字便道顏大哥我瞧瞧扇子顏生遞過來他就連聲誇道好字好字真寫了個龍爭虎鬭又翻着那面却是素紙連聲可惜道這一面如何不畫上幾個人兒呢顏大哥你瞧我的扇子却是畫了一面那一面却沒有字求顏大哥的大筆寫上幾個字兒罷顏生道我那扇子是相好朋友寫了送我的現有雙款為証不敢虛言我那拙筆焉能奉命惟恐有污尊搖馮君衡道說了不開文麽甚麽尊搖不尊搖的呢我那扇子也是朋友送我的如今再求顏大哥一寫更成全起來了顏大哥你看看那畫的神情兒頗好顏生一看

見有一隻船上面有一婦人搖槳旁邊跪着一個小伙拉着縴繩馮君衡又道顏大哥你看那邊岸上那一人拿着千里眼鏡兒哈着腰兒瞧的神情兒眞是活的一般顏生便問道這是甚麼名色馮君衡道怎麼顏大哥連叱嗏嚨咚嗆也不知道嗎顏生道這話我不明白馮君衡道本名兒就叫蕩湖船千萬求顏大哥把那面與我寫了我先拿了顏大哥扇子去俟寫得時再換顏生無奈將他的扇子插入筆筒之內馮君衡告辭轉身回了書房暗暗想道顏生他將我兩次詰不用思想開口就說上了他的學問哪比我就多咧而且像貌又好他若在此了向只怕我那表妹被他奪了去這便如何是好呢他也不想想人家原是

許過的他郄是要圖謀人家的可見這惡賊利慾薰心拋
麼天理全不顧了他便思前想後總要把顏生害了纔合
心意翻來覆去一夜不曾合眼再也想不出計策來到了
次日吃畢早飯又往花園而來不知後文如何且聽下回
分解